

二十四史分類輯要

第一函
第六冊

治體

周武王

武王踐阼

祚○卽位也

三月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

鳥

有藏之約行

之博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師尙父對曰在丹書

尙書帝命篇云季秋

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鄴止于昌舍

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

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

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

言惕然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

管

盤楹杖帶

履屨觴豆戶牖

有

劍弓矛各爲銘焉

警戒之辭曰銘

周襄王

管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

卽

巫善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

桓公欲嘗蒸兒之味易牙蒸其兒而獻之

非人情不可

開方

衛公子

如何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

闕宦

如何曰自

宮

割勢之刑

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

三子專權

老泉蘇氏曰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固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周景王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

游吉

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上聲

死焉水懦弱民狎

而翫

玩

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

愛也

周敬王

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複姓卯門人問曰少正卯魯之

聞人也

有聲聞之人

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

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去聲僻而堅三曰

言僞而辯四曰記醜

惡也

而博五曰順非而澤

潤也

此五者有一於

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

羣言談足以飾邪熒

惑也

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

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

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央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

心不可不誅也

周威烈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周威烈王

司馬溫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爲禮紀綱是也何爲分君臣是也何爲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燦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尙存故也今晉大夫暴滅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旣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然則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初智宣子將以瑤

卽智伯

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

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
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
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
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
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志之
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
辭甚習熟也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

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

請曰以爲繭絲乎

指賦

稅而

抑爲保障乎

指藩籬而言

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

減損其戶

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

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

去聲

而

汝也

無以尹鐸爲少

聲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智伯爲政與

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韓康子臣智果聞

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

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細行也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

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瑞蟻蜂蠆釵去聲皆能害

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

伯好利而愎閭○剛愎不仁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狃○於得地習也

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

之變矣康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

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

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

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

皐狼趙邑

本春秋蔡地故曰蔡皐狼

之地於趙襄子

無恤

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

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

去聲

者曰長

掌子

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

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

同疲

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

我從者曰邯

寒

鄆

丹○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

之倉廩實襄子曰浚民之膏

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

祝也

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

智伯韓魏

圍而灌之城不

浸者三版沈竈產鼃

蛙

民無叛意

作郟音隙

疵謂智伯曰韓魏必

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

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

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不悛

還○改也

趙襄子使張孟談

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

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曰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

低之

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

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

即智果在

司馬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聰察彊毅之謂才正

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

備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

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

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然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

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以

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

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

成

魏成

則璜

翟璜

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

先生就舍

也館

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卜相果

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

今山西汾州府

守吳起臣所進也君

內以鄴

業○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

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

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

附

臣進屈侯鮒

附

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什九在

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

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謝曰鄙人失對願

卒爲弟子

周烈王

齊侯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

特書齊侯嘉不惑也

齊威王召卽墨

今山東萊州府

卽墨縣

大夫語去聲

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

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甯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

也封之萬家召阿

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

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

平言

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鄆

魯○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子

不救衛取薛陵

在兗州府滕縣

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

是曰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悚懼莫敢飾詐務盡

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漢高帝

以季布爲郎中斬丁公以徇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

朔窘辱

帝籍滅帝購求

以財求
日購

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髮

地○

鉗

虔○以
鐵束頸

爲奴自賣於魯朱家

魯之
俠士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

田舍

買而置
之田舍

身之洛陽見滕公

夏侯
嬰

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

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

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

伍子胥所以鞭荆

楚本
號

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

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

今江南
徐州

西短兵接

短兵刀劍也戎車相迫長兵
不施故用短兵以相接擊

帝急顧謂丁公

曰兩賢豈相戾

阨

哉兩賢丁公與

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

行示

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

也

治體

六

後爲人臣無傲丁公也

司馬溫公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漢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

濯嬰爲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雌

○

諸呂之誅綱目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

祿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逕庭綱目於此文無予奪若不甚白然而卽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爲有功卽後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否固自曉

然於書法之間此○稔音忍庭音聽○逕庭隔遠
功賞之斷案也
貌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

周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
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
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也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
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
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
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秋八月右丞相周勃免○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
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
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卽

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卽司農

上曰然則君所主者

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乃謝病免

秋八月以申屠嘉爲丞相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

以足蹋弩張之曰蹶張

從高帝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爲丞相是時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卽

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爲檄

吸○文書

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諸丞相免冠徒跣

徒跣

赤足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

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

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弄戲也

君釋之通至爲

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朱沛國曰人主不能行法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人主之勢尊人臣奉法能不容人主之撓法而後人主之法信文帝寬厚仁恕非有震世之威而人莫之褻者何也以其能容臣下守法而不撓也夫大中大夫中二千石至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欲斬太子君之貳藩王帝之愛子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中郎將小臣也得以如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過天子之乘與人臣執法不以天子之故而喪其所守人主徇法不以臣下之微而撓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柔道所以得

致治
安歟

漢武帝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

今直隸河間府景州董仲

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

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同先出災害以譴告

之不知自省醒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

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同道之世者

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上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

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旋至

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同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

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

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

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故治亂興廢